天涯小楼随笔

闲书

陈茗屋

从能够阅读小说开始，我喜欢的是外国小说。父亲虽然开明，却也相当固执。他反对小孩子读小说，贬之谓闲书。甚至反对我们注重语文。他希望孩子们致力于数理化，认为这才是强国之道。

我最早读的是法国儒勒·凡尔纳的《神秘岛》。啊，打开的是一个奇妙的世界——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奇异多彩的大自然，凝聚在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。接着又读了《特兰特船长的儿女》和《海底两万里》。那是他著名的三部曲。

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幻想作家。《海底两万里》的舞台是一艘潜水艇，主人公尼摩船长凭此饱览海底奇景，并扶持正义，内容曲折而动人。小说面世的时代，真实的潜水艇还没有出现呢。

我收集了译成中文的儒勒·凡尔纳全部小说，贪婪地阅读，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……

在这以前，家里不多的藏书全是父亲年轻时置下的，“案上数编书，非《庄》即《老》”，还有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之类。少年时代，我看不懂，也一点不喜欢。我沉浸在儒勒·凡尔纳的世界里，每一部都读过好几遍。读得最多的是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。尤其在成年以后，每每在失意的时候，捧读此书，主人公福克的绅士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毅力，会鼓舞你，而义仆路路通的滑稽举止也会引得你哈哈大笑。

那时候，我喜欢的还有《基度山伯爵》。太吸引人了，连觉都不想睡。即使到了现在，我还会翻看几页，重温旧梦。去年，徐云叔兄招饮。同席有一位周克希先生，蒙他厚爱，当场送了我一册散文集。出于礼貌，我马上打开翻看。原来他是一位翻译家，书前的作家简介说他新译了《基度山伯爵》，比原先蒋学模先生的译本，即我一直在阅读的，多了二十万字。我大吃一惊。周先生说，蒋先生是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，英文译者删去了许多段落，而他是据法文原本翻译的。回家后，即请友人在网上购买了周先生的独译本，并仔细阅读。年来，衰老颓废，虽已很少阅读长篇小说，还是忍不住一口气读完。译得好，文字优美，大快朵颐。就是地名和人名，大概是为了有别于他译本，“基度山”变成了“基督山”；“爱德蒙·邓蒂斯”变成了“埃德蒙·当戴斯”……先入为主的积习，我稍有点不习惯。

这一类的小说我情有独钟，从福尔摩斯探案到克里斯蒂的《尼罗河谋杀案》等等。我都读过几篇。讲爱情的，讲战争的，我兴趣不大，包括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飘》《静静的顿河》，看过一遍就没有兴趣再拿起来了。独有一本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喜欢无量。

大约是一九六四年，钱君匋老师刻了一个“王科一”的印章，要我墨拓边款。文字很有趣，“政治力追印面赤，业高不废事工农”。问王先生是何许人也，老师说是“三编室”的同事，英文很好，翻译过《傲慢与偏见》，领导嫌他走“白专道路”，老是受批评的。后来我找到他翻译的这部小说，一读一惊奇，文笔典雅，好极。这位王先生在一九六八年，不堪凌辱，自裁而去。一九八二年，我曾在家里办过一个书法班。学员中有二位女青年，说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，问起“三编室”，她们熟悉，原来是“第三编辑室”。我提起一向佩服的王科一先生，其中一位瘦弱的低声回答，原来是她父亲。

最近，一家拍卖公司拍出二个钱老师刻的印章，“黄山王科一”和“逸侯津苹”。这二个印章我在日本一位藏家手里见过。二个印章的原主人都是钱老师的同事，逸侯，即张满涛先生，我也认识，他请钱老师刻他们夫妇名字合印，这方芙蓉石还是我赠送的。那位日本藏家还央我补了边款，记录原委。藏家藏印丰富，几乎都是陆续从上海广东路文物商店购入的。一次，别的日本书家说起他，说是出租车司机，一脸鄙色。在日本的那个圈子里，也大有阶级偏见，难抛俗气。

我虽然喜欢看外国小说，但绝不厚洋薄中。可惜我的欣赏水平极为低下，高级如红楼、金瓶、西游、三国，我翻翻就放下了，毫无会心。《啼笑因缘》《秋海棠》之类倒看得津津有味，且一改初衷，竟也读了不少琼瑶的小说，视其为鸳鸯蝴蝶派的殿军。虽然我国的古典名著我看得很少，独有《聊斋志异》，百读而不厌。刚去日本时，裘国强兄夫妇怕我寂寞，还特地从上海寄我。这部文言小说，我最喜欢的是中华书局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，上海和日本的家里各置一套，常看常新。十七年前我还刻过一个闲章以自用，“最爱夜深读聊斋”。

▲ 最爱夜深读聊斋

三十多年前，金庸的小说传进内地，一下子把我完全俘虏，读得废寝忘食。老师兄张翔宇哥那时住在华山路华园，马路对面，现在是汇益花园的地方，原先沿马路有几幢楼房，后面躲着一个大村庄，黑瓦白墙，一派田园风光。他穿过村庄就到了我家，三五分钟而已。所以几乎天天来寒舍喝茶聊天。看我经常一边聊天一边还翻看金庸小说，笑我低级趣味。后来我送了他一套《天龙八部》，竟然也废寝忘食了，还买了全部的金庸小说。现在，如你和他聊起金庸，他会一脸严肃地评论，“金庸不是武侠小说家，是小说家”！

当然，梁羽生和古龙的，我也很喜欢，各有其特色。父亲到了晚年，仍然是不喜欢闲书的。家里有那么多武侠小说，有时也会翻翻。问老人家感觉如何，他说“金庸是写拳头的，古龙是拳头加枕头”……

沧海桑田楠木林

杨则生

福建省政和县东平镇凤头村是一个传奇。不仅是革命发源地，也是苏区中心。村里105亩楠木林至今有600多年，是华东地区保护最好、面积最大的原始林。楠木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，林中最大株胸径达1.57米，树高39.6米。楠木不仅美丽、神奇，而且见证古村沧海桑田和水土人文与红色革命的碰撞交融，深深吸引海内外游客。

凤头村得名，源于千年前，池家族始祖路经此地，望见楠木林间溢出五色光彩，似有凤凰飞出林间。回家后，全族迁徙此地定居，并命名为凤池村，后改凤头村。

传说中，凤凰非良木不栖，是灵气神鸟、幸福使者。凤凰传说美丽动人，但凤头村人把楠木保护视为希冀和兴旺，能带来吉祥福祉和抵御风暴。树木茂盛，财丁兴旺，人命长寿。清道光十年就有禁约严禁损毁林木，砍一株，罚猪一头，送官追究。

虽有乡规村约，村民护卫楠木林，走过曲折而自豪的道路。1943年初，国民党绥靖总指挥钱东亮，派兵2万，3次军事围剿闽浙赣苏区。80师参谋长柴毅3个团，围剿凤头村游击队，看到楠木，了解到地下党和游击队时常躲藏在林中练兵习武，于是下令士兵来日砍伐楠木制枪托。苏区干部闻讯后，赶制铁钉，连夜点燃松明，将铁钉钉于每棵树干。次日，士兵砍伐时，锯碰铁钉，锯齿断裂，斧头缺刃。团长见势不妙，急忙谎报说树干虫蛀木质差，做枪托影响射程的精准。无奈，柴毅只好收兵，不提伐木之事。

楠木有“木中金子”美誉。沿栈道深处走近，鲜翠欲滴，翠碧连云，气贯长天，顿觉莫名肃穆。一排排楠木，宛若整齐哨兵，冲上靠近它、拥抱它、呼吸它时，顿感生生不息力量。古楠森森，千姿百态。有青筋暴露、皮若龟甲；有一柱冲天，直耸云端；有气势雄伟，遮天盖地。肃立楠木边，抚摸树干，脑海里穿越枪林弹雨的年代。树冠下，红军与游击队誓死保卫楠木林。陈机水等陈氏七烈士勇往直前、英勇就义。杨则仕、叶彩菊、国民党张榜“活捉陈牯老，奖赏黄金三千两”的陈贵芳一批革命先烈抛头颅，洒热血。凤头村因此赢得“红旗不倒”赞誉。这片承接无数革命记忆楠木林，有过多少红军，经历多少次战斗，走出多少英雄人物。更神奇的是这片楠木林，孕育滋养永恒不朽的生命力量，浓缩了千年古村的文明。植物学家称为“绿色宝库”，党史专家视为“红色摇篮”。

楠木林中，不乏奇特树木。一棵古树呈现“远看绿影婆娑，近看七仙打坐”情形。据说七位仙女到此游玩，遇一年轻男子，便暗中生情，被王母娘娘察觉，派人抓回。七仙女恋恋不舍，留下手绢，化成树干。男子自此天天独守，遥望仙女归来。此外，还有根系相互缠绕，叶片相互覆盖，枝干相互挽抱，形同“夫妻树”、“祖孙树”、“树中长树”的自然奇观。

古人云：盛德在木。木之盛德就在于给人类以生命、家园和未来，而人之盛德，就在于珍惜和热爱这些有盛德的树木。在凤头村民看来，尊崇古树就是尊崇祖先。如今，楠木林中建起观景台、魁星亭，安装景观射灯，同时，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传统、红色文化、红色基因，修复了第一个党支部、农协会代表大会旧址、建成苏区纪念馆。

楠木林处处散发自然神奇和人文魅力。或许，只有融自然知识、人生经历、审美观照、深远哲思于一体，才能把握博大精深、神秘叵测，感受因缘际会、魂灵相通。

置身楠木林，一洗尘虑机心，感悟自然人文的历史厚度、无垠宇宙的时空经纬。

龙华千古仰高风 （中国画） 蔡海平

请让一条道，给角马渡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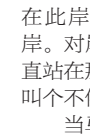
朱全弟

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，有一条河叫马拉河，因为是角马迁徙必经之河而闻名天下。2017年7月24日，临近中午，我们的车好不容易抵近马拉河，河边车辆一时如堵。车停下，因为热，开着空调，所以没有熄火。但是汽车引擎发出的声响很大。我们在车上等候，打开天窗，把头伸出去。200米开外吧，有一匹角马，突出在队伍前列，它身后的角马已经排成一字队形，摆开渡河的阵势。

车上的摄影家拿出长枪短炮全部对准了河面。马拉河长而不宽，对面也有不少车辆在等候。先到的车抢占了有利地形，后面晚来的车辆也在往前挤占位置。有人数过，我们到达之前已有33辆了。有的车子还突然启动，想调整角度看得更清楚。一次又一次，角马好像要渡河了，这里的汽车引擎声响起来了，于是角马再退缩。如是反复，形成拉锯战。

很长的时间了。空旷的草原上，角马群仍然在原地踯躅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僵持中，我站在车上远远观望，却不意因角马的风度而迷恋，角马前面的头部与嘴巴处有一长条黑色的毛，走起路来矜持而有风度，一旦奔跑起来却是轻灵欢快。这是绅士啊！斑纹分明，线条流畅，垂首踱步，一副思想者的架势。可惜，拥堵在河边的汽车无序叠压和排列，加上发动机此起彼伏的噪声，干扰了角马迁徙的启动决心，也陡然增加了角马渡河的心理压力。

左前方，过河就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原。对岸的坡地上，一动不动的鳄鱼黑森森地匍匐在淤泥上，如果此时角马渡河会不会上演一场弱肉强食的大戏呢？等待太久，我们也生出了疑问，为什么角马非得从这里渡河，它们跑得快完全可以另辟蹊径。然而，这是人的疑问，角马不这么想。这一条通道，是从遥远的古代传下来的路，它们一直认为这是安全可靠的，而且丰茂的草原就在对岸。角马是认死理的，它们觉得没有理由换一个生疏的地方，让渡河增加不可预知的危险。导游如是说，可信并且道理成立。



人与角马对峙。角马不渡河，人们不会走；我们抵近围观，角马又不敢下河。终于，一匹角马率先朝河边走来，下水，后面10多匹角马也入水了，水面上顿时激溅起无数的水花，仿佛把河兜底翻了个。奇怪的是，上坡翻到岸上的角马，并没有遇到纹丝不动的鳄鱼的袭击，有人说，它已经吃饱了，没有胃口了。虽然只是小股队伍，十多匹角马渡河也构成了一幅壮观图像。蹚水过河的角马踏着碎步爬坡上岸，之后，它们没有马上奔向那一片水草丰茂的地方去。原来，最后一头角马刚下了水却又转身上岸了，已经过去的角马站在对岸似乎在等待。显然，退回去的那头弱小的角马再没有勇气单独下水渡河了。接下来，感人的一幕出现了，对岸一头健硕的角马，走下坡跃入水中渡回河来。有人说，这是它的孩子，按照体形个头判断好像没错。老角马和小角马会合在一起了，最终，它们留在此岸，没有渡河到彼岸。对岸的几头角马仍一直站在那里对它们呜呜地叫个不停。

当马拉河成为世界旅游观景处打卡地时，对于角马本身来说，寻常渡河就变成突破险境了。其实，我所看见的角马渡河，就是这里的草吃完了，它们到另一块草地上去吃草。殊不知，向前再向前，靠近再靠近，我们跨出的每一步，都是挤压它们生存空间的开始，人类应该与动物之间划一条警戒线，从非洲的马拉河做起。

朵朵迎春向阳开

俞海云

因为疫情，开学时间推迟。今天，我在校园里值班巡查。

迎春，开花了。阳光下，一树花开，枝蔓细长，蓬蓬勃勃，端庄秀丽。半蹲下来，金黄的花瓣和花蕊，一朵朵，一串串，团团相依，簇簇拥抱，娇艳俏丽，灿若繁星，静静地绽放出一种喜悦和风情。一缕缕香，从枝头微微飘来，盘桓在鼻尖。

不经意间，忽然闪出一道涟漪，心莫名地潮湿。

小学时，记得校园里曾栽植着几株迎春，粲然盛开，引得小伙伴们时时围观。趁着老师午睡，我跳入园子拼力撅断一支，揣在破旧的衣襟下偷偷带回家，插在灌满清水的玻璃瓶中。晚上，清香袭人，连梦都是香甜的。

中学的日子清苦难熬。那时，冬天冷，风很大，宿舍内如冰窖，火炉只是个摆设。睡觉时我把薄薄的被子拢成一个洞，如蛰伏的小狗一样钻进去便不敢动弹。每年春天花坛里的迎春开出几朵嫩黄的小花时，天气就不冷了。我把迎春花写进作文，结尾点明主题，长大后要做一个像迎春花般的人。

“纤秾娇小，也解迎春早。”升入师范，风柔了，水软了，迎春开花了，金英翠蔓，腾燃流溢。我和同学们赶忙褪去厚厚的冬装午后温煦的阳光下，提把小凳子，捧着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在淡黄的花香中打发时光，一直消磨到新叶盈目、浓绿欲滴——我在努力长大着。

当了老师后，在破陋的办公室门前开辟一方园地，四周用红砖做界，栽了一株迎春。课余时分，伫立花畔，静静地看，细细地赏。春去秋来，四季轮回，我在那所乡村小学待了整整20年，也让千名学子遍布城市乡村。

进了县城，每天穿梭于楼宇间，忙碌于工作任务，花坛里花繁叶茂，风韵绰约，我却有些懵懂，视而不见，浑浑噩噩。

“我已亭亭，无忧亦无惧”。今年，被这场疫事赶入笼中，关上洞门，恍兮惚兮。人生匆忙，20岁读书，30岁成家，40岁辗转，50岁，孩子走我走过的路。一路跋涉，跌跌撞撞，那些曾经的困苦与失落，生活中的沧桑，都成了一片片折叠的记忆，在泪水与欢笑中化作涓涓溪流，山清水秀的家乡，在不知不觉中渐离渐远。这一切，是否像一场梦？现在，没人催促行程，没人打扰思绪，路在脚下延伸？还是缩短？一场疫情，让我明白：有时，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，但，无论怎样，人生都得坚强，希望的故事在一直延长！

春暖花开，否极泰来。校园里，迎春花开了，我们也会一路向阳，相伴同行。

十日谈

春日花事

责编：徐婉青

花事也是人事，花事里藏的都是心事啊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夜光杯